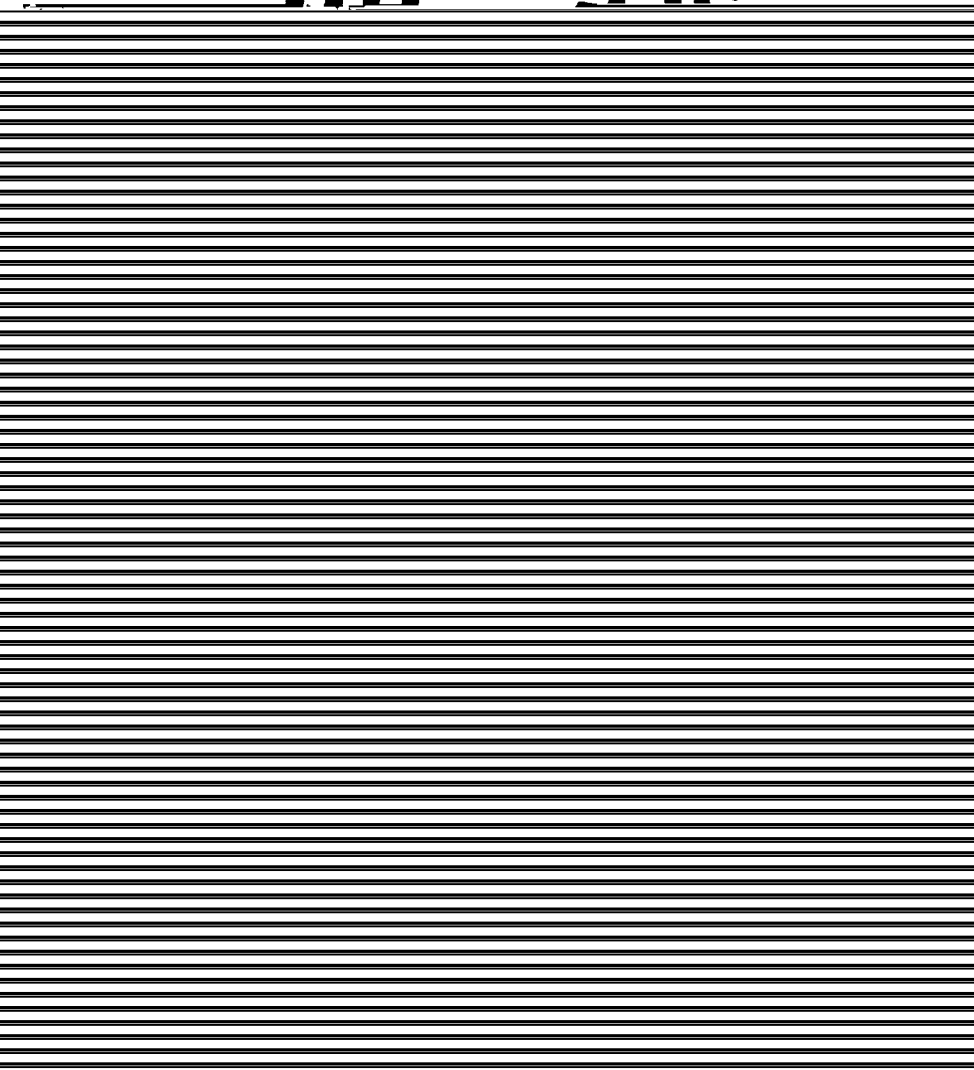


日本长篇电视故事

血 糸



目 录

一、幸福家庭	(1)
二、意外的爆炸	(8)
三、病情初露	(16)
四、两个母亲	(26)
五、给小狗命名	(33)
六、战流氓	(39)
七、敏江愁肠	(46)
八、偷表事件	(50)
九、相良的报复	(60)
一〇、血的疑惑	(68)
一一、来龙去脉	(73)
一二、不祥的报告	(77)
一三、光夫赴宴	(82)
一四、幸子演戏	(87)
一五、多加子乱点鸳鸯	(93)
一六、血型的暴露	(102)
一七、出走北海道	(108)
一八、服毒自杀	(114)
一九、飞往巴黎	(121)

二〇、“洛杉矶会议”	(126)
二一、在世界名城徜徉	(132)
二二、理惠惊魂	(137)
二三、旧情难再	(143)
二四、结婚礼服	(148)
二五、飞回东京的时候	(152)
二六、吉卜赛草药	(156)
二七、解铃还需系铃人	(160)
二八、圣诞晚会的争议	(165)
二九、母爱之声	(172)
三〇、最后的元旦	(176)
三一、雪地情侣	(180)
三二、家庭教师	(185)
三三、生命的影子	(188)
三四、危机	(192)
三五、最严峻的一关	(198)
三六、生命在搏斗	(202)
三七、换血	(207)
三八、高考前夕	(214)
三九、留学通知书	(217)
四〇、侦探盯梢	(226)
四一、十八岁生日	(233)
四二、憧憬未来	(239)
四三、寻根究底	(247)
四四、跟踪查证	(251)
四五、宾馆之夜	(257)

四六、第二次失明	(267)
四七、危险的治疗	(272)
四八、快乐的偶人节	(279)
四九、父与子	(283)
五〇、“希望号”启航	(289)
五一、多加子揭秘	(293)
五二、庆祝宴会之前	(297)
五三、幸子出走	(305)
五四、死亡的诱惑	(307)
五五、亲缘血	(312)
五六、赔罪	(318)
五七、亚当和夏娃	(322)
五八、团圆饭	(328)
五九、告别	(334)
六〇、她永远活着	(345)
附：感谢你（主题歌）	(354)
后记	(355)

一、幸福家庭

故事发生在日本东京。

清晨，在东都大学医学院原子核医学系副教授大岛茂住宅的附近，路上寂静无人，一位美丽的年青姑娘骑着自行车在路上兜风。嘴里还在喃喃地背诵着什么。她就是大岛茂副教授的女儿、十七岁的高中学生大岛幸子。为了应付考试，她复习了一晚功课，现在正骑着自行车出来轻松轻松。

回家刚到门口，幸子拿起才送到的牛奶仰脖就饮，幸子的妈妈大岛敏江走了出来，看到幸子，急忙说：“你这是干什么？……怎么样？清醒了没有啊？”幸子把头一侧，抹着嘴说：“早清醒过来了，妈妈，你也去兜几圈吧？”

大岛敏江温柔地对幸子说：“我才不困呢，我以前是开夜车的能手，这方面比你强多了。”

“算了，那不知是哪个年代的事了。”

“幸子，请列举文艺复兴时期著名艺术家及其代表作。”

幸子笑着说：“好，考我了，说吧！”

“但丁——”

“《神曲》。”

“卜伽丘——”

“《十日谈》。”

“达·芬奇——”

“《蒙娜丽莎》。”

吃早餐时，幸子还在背诵欧洲历史，敏江忍不住又要考她：“请说出下列国际会议和条约的年代。攸特累克特条约——”

“一七一三年。”

“拉斯塔特条约——”

“一七一四年。”

“维也纳会议——”

“一八一四年至一八一五年。”

敏江高兴地摸着幸子的头说：“好极了，及格！”

大岛茂，贤慧温柔的妻子敏江，天真、美丽、善良的女儿幸子，一个美满的家庭。看不出世界上会有什么事情能破坏这一家人的幸福。

大岛茂有个习惯，每天早晨上班，总要和上学的幸子同走一段路。虽然这段路不长，但他却感到有无穷的乐趣。这时，他和女儿正走在这段路上，大岛茂关心地对幸子说：“今天早点回家，早点睡觉！你真胡来，通宵开夜车。考试固然重要，但健康更加重要！”

幸子说：“我最怕考欧洲历史了，所以才加班。”

“你妈也真是，还陪你开夜车呢！”

“我妈是个天才，对欧洲历史熟极了。”

“啊，是呀，她一向喜欢这门课，高中毕业后还想上大学专攻欧洲历史呢。她没跟你说起吗？”大岛茂问。

“当然说过，要不是到九州我爷爷医院里帮忙，我妈妈早成了大学教师了！”

大岛茂不以为然地说：“你别听她吹，这点水平有什么了不起？只不过在历史方面刚懂得一点皮毛罢了！”

幸子见爸爸这样说，便马上考起他来：“啊，那请问爸爸，英国的大宪章是哪一年制定的？”

大岛茂被幸子问住了，真不知怎样回答，他想了一下，说：“大宪章？你说的是英国大宪章运动？嗯……”

幸子高兴了：“对啦！是哪一年？”

大岛茂确实想不起来：“是在，那是在……”

幸子紧追不放：“快说，快说呀！”

这时，一辆汽车开了过来。这下可救了大岛茂，他说：“别急嘛，等等……哟，对了，汽车来了！”

幸子抓住大岛茂的手说：“要赖！爸爸说不出来，还算大学教授呢！告诉你吧，英国大宪章，是一二一五年制定的，是英国女皇……”

大岛茂不等幸子说完，就打断她的话说：“行啦！快上车吧，要迟到了！”说着就把幸子送上车。幸子在车里向他扬扬手：“再见，爸爸再见！”

大岛茂看着汽车远去，心里感到无限舒畅和满足。

在医学院钴60治疗室里，大岛茂正在专心地给学生们的上课，讲解着放射钱对人体的危害：“放射损伤，主要是指对细胞结构造成的损伤。电离辐射会导致两种情况：一是抑制细胞核分裂；二是大剂量辐射，会导致细胞核停止分裂，直至细胞死亡。就人体组织来说，越是分裂旺盛的细胞，对辐射越敏感，越容易受到损伤。例如造血细胞，消化细胞，表皮等。一般肿瘤组织的细胞分离旺盛，对放射钱的敏感性比正常组织要高得多，正因为不同组织有不同的敏感性，我们

才能对恶性肿瘤采用放射治疗……”

大岛茂的精彩讲解，吸引了在场的学生。医学院助教土屋佳子也被吸引住了，站在门口听他讲课。下课时，佳子叫住大岛茂：“老师，您讲课真能引人入胜，非听完不可。”

大岛茂笑了笑：“我呀，一头钻进原子核医学，一钻就是二十年，成了个书呆子，对人情事故天下大事都快一窍不通了。对了，我问你，你知道大宪章吗？”

“啊？大宪章？您说的是小型张吧？”佳子不解地问。

大岛茂乐了：“小型张？哈哈……你真是个集邮迷！想到哪去了？！”这时，在他们前面有两个工人正向挂着“危险勿近”的牌子的通道走去，大岛茂急忙喊住他们：“哎，等一等！”

佳子立即跑上前去，拦住他们问道：“站住！你们去哪儿？谁允许你们跑到这里来？”

其中一个工人解释道：“我们是锅炉房的，锅炉有点毛病，我们来检查管道。”

佳子指着那块红牌子说：“没看见这块牌子吗？！快从那边的楼梯下去！”

工人点点头说：“对不起！”说完朝佳子指的方向走了。

佳子等两个工人走后，似乎想起了什么，说：“老师，我要到下面去看看，锅炉房就在放射治疗室的下面。”

“好，你去吧！”大岛茂说的。

佳子刚转身，又回头对大岛茂说：“噢，差点忘了，老师，相良教授请您去一下。”

相良英治是原子核医学系的教授，这时，他正在办公室里看画报。大岛茂进来了，相良问他：“听说要替换钴60了，

对吗？”

“是的，到了该换的时候了，”大岛茂肯定地说。

“是在这个星期天吧？”

“是的！这是危险物品，我们要预防万一，所以定在周末人少的日子。”大岛茂解释道。

“不过，定在星期天，工会方面不会有意见吗？”

“不会的，我已经跟他们联系好了。”

“哼！哪里啊！中央同位素仓库刚才还来电话，要求把替换工作改在明天星期六进行。”

“不！那可不行呵！”大岛茂连忙反对。

相良显出不高兴的样子：“他们人手不够，工作紧张，要求星期天休息一下，也是应该照顾的嘛……”

大岛茂急忙解释说：“不是我不接受意见，那样做要扰乱整个计划安排的……”

相良不耐烦地挥挥手，不再听大岛茂的解释，他翻动手里的画报，对大岛茂问道：“这篇报道你看过了吗？……是关于理惠小姐的……”

画报醒目的标题是《巴黎比埃尔·卡尔丹剧场著名舞台监督大岛理惠不日回国》。

大岛茂一回到家里，敏江就迫不及待地对他说：“哎，巴黎的理惠来信了！”大岛茂赶快进去，接过信读了起来。

“很久没给你们写信了，这次因有急事我要回日本，逗留一星期左右，我乘日航四四〇班机，十月四日十一时二十分到达羽田机场。匆匆，谨祝安好！”

大岛茂读完信，不满地扬着手中的信，对敏江说：“这算什么信？出国十七年第一次回来，给哥哥就写这么几个字？”

这又不是电报，起码也应回个全家好嘛！”

敏江说：“她喜欢干脆，明天见面时再说也不迟。对了，明天正好是星期六，下午你不用上课，太巧了，咱们都可以去接她……”

大岛茂想了想，慢慢地说：“明天，我不想去接她。她这次回来只是为工作，再说——”

敏江追问道：“为什么不去？是为了幸子吗？”

“不，我绝对不让她见到幸子！”

“可是，她信里没提过幸子呀，这点她心中最有数的，前一段时间幸子写信给她，她连信也不回。在幸子心里，理惠不过是个出色的姑姑，每年只寄一个圣诞卡给幸子罢了。”

“这我知道，十七年来她也煞费苦心，和我们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不过……总之不能把这些告诉幸子。”

“这我知道。”

过了一会，大岛茂又说：“要是万一幸子知道理惠是她的亲生母亲的话……”

“我就是母亲！……从她生下的那天起，她的母亲就是我！”敏江激动地说。

大岛茂想不到自己的话使敏江这样激动。的确，这十七年来，敏江一直把幸子当作亲生女儿、掌上明珠，为了幸子，吃尽了苦头。

就在他们谈着的时候，幸子兴高采烈地跑进屋来，喊道：“妈妈，有件大喜事！”敏江问：“什么事这么高兴？你考试考得怎样了？”幸子说：“全考对了，你教我的欧洲历史，全对了，您真是天才！”敏江说：“你吹捧我有什么用？还有什么大喜事？”幸子举着一张明信片神秘地说：“瞧！

姑姑的圣诞卡，她要回日本了！……姑姑真了不起，在巴黎奋斗了十七年，真棒！现在日本的杂志都报道她了……明天正好星期六，我们都去接姑姑，好吗？”幸子高兴地说。

“没那个必要！”大岛茂马上反对，“她不是来玩的，用不着家里人接她！”

幸子把眼光移到妈妈脸上，敏江支吾地说：“我也不知道去不去。不过我想……我想爸爸会代表我们去的，是吗？”敏江走近大岛茂。幸子马上说，“那就把我也带去，姑姑第一次回日本，我……”

“不用你多管闲事，有空就复习你的功课去吧！”没等幸子说完，大岛茂便大声嚷起来。

幸子瞪大了眼睛望着爸爸，心里问：爸爸今天怎么啦？为什么要发火？……但她有一股强烈的愿望，一定要见到姑姑。她决心不管爸爸怎样反对，明天也要到医学院找到他，硬拉他到机场去……

二、意外的爆炸

星期六上午，在医学院副教授的办公室里，村田助教慌慌张张地来找大岛茂。佳子问：“什么事这么紧张？老师去机场了。”村田说：“唉，坏了！今天要换钴60了！”

村田和佳子马上跑到换钴60的现场，拦住一个工人问道：“不是明天才换吗？怎么改在今天换？！”工人说：“这是相良教授要今天换的。”村田和佳子急得团团转。

就在这个时候，幸子来到医学院找爸爸，她在办公室里找不到爸爸，便问一个学生，那个学生说：“大岛老师可能在地下的实验室里，你去看看吧。”幸子谢过他后，便向地下实验室——放射管制区走去。

幸子走到管制区的走廊里，这里正在换强放射性元素钴60，一辆载着放射源的小车停在走廊中央，工人们在紧张地奔走，象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不断有人在叫喊：“喂，锅炉有问题，压力太高，快放气……”“快发危险信号，不要让人进入管制区……”而幸子还没意识到这里的危险情况，还在一心一意找爸爸。

忽然“轰”的一声巨响，随即整条走廊冲进了烟幕和蒸气，有人手提着灭火器从幸子身边跑过，只听有人在说：“锅炉爆炸了，不得了，快跑，快离开危险区……”

幸子被烟呛得眼泪直流，她明白了此刻的危险处境，沿着走廊拚命地跑，想跑出危险区。但她在烟雾中无法找到出路。这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载放射源的小车自动滑动，一直冲到幸子站立的地方，碰墙翻倒，从车中滚出一个水杯大小的强放射源。幸子被烟呛得昏倒在地上。

赶来抢救的人很多，其中有相良教授的儿子、大岛茂的得意门生相良光夫，当光夫冲进走廊，发现昏倒在地上的幸子时，便马上把她背了出来。他们到了草地上，等幸子醒后，光夫问她：“喂，受伤了没有？”幸子摇摇头说：“没有。啊，我的皮包呢？我还要到机场去呢。”他们就在这个场合里认识了。

在医学院出事的同时，大岛茂正在机场等候理惠。忽然，从广播里传出了令大岛茂感到意外的声音：“东都大学的大岛茂先生请即回学校……”

学校里，佳子他们正在处理现场。大岛茂回来了，冲着佳子问：“换钴60不是定在星期天吗？谁叫改期的？”佳子说：“听说是相良教授，也没通知我们，就已经换了。”大岛茂转身就向相良办公室走去。

在办公室里，相良听了大岛茂说盛钴60的容器破了，管制区受到了放射性污染，便跳起来说：“怎么出这种事！”大岛茂说：“我们正进行回收和清理。当运钴60的车经过那里时，锅炉刚好出事。我原打算星期天换的，那时附近人少，危险就小些……”相良说：“问题不在这里，上班时，你到底跑到哪去了？你是负责人，关键时刻却不在工作岗位上！我看你是去机场了吧？”大岛茂说：“对不起，我不知道您临时改变了计划。”相良在办公室里踱着步，问道：“没有

人受到辐射吧？”大岛茂说：“初步调查一个工人可能受到辐射，其他还没发现。我们还要进一步调查。”相良说：“这种调查千万不能张扬出去，要绝对保密，知道吗？”

大岛茂深知钴60放射性的可怕威力，搞不好会造成人心惶惶，所以他也赞成调查要谨慎。但后来经过调查，知道发生事故时现场并无外人，他才放下心来。

当大岛茂离开机场的时候，幸子刚好赶到机场，所以她找不着爸爸，也就无法认出哪位是姑姑。但她仍然站在出口处张望，盼望着看到自己从来未见过面的姑姑。这时，一个很有风度的中年女子从出口处走出来，只见她丰姿绰约，穿着入时，一双大大的眼睛充满灵气，热情的嘴唇涂得红红的，向人微笑时露出一副洁白而整齐的牙齿，一头黑色的秀发，把前额也遮盖着，使人感到她整齐、清洁、很有文化修养。幸子眼睛一亮：“是她！一定是她，跟杂志上的照片一样！”她一边想，一边心里乒乓直跳，当那中年女士走过她眼前时，幸子的心都快要跳出来了，她想喊一声：“姑姑！”但却没有勇气，一直目送那中年女士远去……

第二天一早，敏江就把幸子到过机场的事说给大岛茂听，大岛茂说：“我知道，我看到她了，不过我在打电话，说学校出了事故，所以也就顾不上她了。”敏江说：“幸子见了姑姑，就是不敢打招呼，后来又直后悔，真是好笑。哎，她说上午到过你的实验室，打算和你一起去机场的，你知道吗？”大岛茂一怔，忙问：“实验室？！几点钟？”敏江说：

“刚过了中午。”大岛茂说：“那不是出事的时候吗？幸子说什么没有？”敏江摇摇头：“没听她说过。”大岛茂松了一口气：“是吗？真把我吓坏了。”

这时，幸子从房间里走了出来，冲着大岛茂说：“爸爸，我昨天到机场了，请原谅，我只是想见见我姑姑。”大岛茂无可奈何地说：“你这小鬼，真拿你没办法！”幸子见爸爸没有责备她，便高兴地说：“没想到我姑姑那么优雅，比照片上见到的还漂亮。我更崇拜她了，可我就是不敢去认她……不过，她好不容易回一次日本，可连个接她的人都没有。嗯，爸爸，你是不是和姑姑吵过架？”

大岛茂和敏江都怔住了。大岛茂说：“吵架？干什么吵架？”幸子问：“那为什么姑姑回到日本，连个电话都不打来，还说是亲戚呢！”敏江忙说：“姑姑这么久才回一次日本，一定忙得喘不过气来，哪能马上有空顾这些。”

幸子点点头说：“倒也是，听说她要周游日本，研究日本的民间曲艺。”大岛茂说：“你听谁说的？”幸子说：“我同学，消息灵通人士！”幸子想了一下，又说：“不过，我们可以请她到家里来，这样大家就可以见面，还可以尝尝我妈妈的拿手好菜！”敏江说：“你姑姑忙，不一定有空的。”幸子又恳求大岛茂说：“爸爸，你明天一定和姑姑取得联系，好吗？”大岛茂深情地看着幸子：“好吧！”

在宾馆里，大岛茂来到理惠房间，使正在打电话的理惠高兴得不得了：“啊，是你，哥哥！请进。”大岛茂和理惠寒暄了一番，大岛茂说：“你呀，这些年变了，变得很有魄力了，怎么样？到我家看看吧，我们都在等你去吃一餐便饭。”理惠说：“我嫂子？”大岛茂说：“对，还有幸子，她可盼望着见你呐！”

理惠对这个问题是很敏感的，她问：“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大岛茂连忙解释：“对幸子来说，你是她天天想念的

姑姑，你不去看看她反而显得不自然。放心，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理惠终于同意了。

下午，幸子放学刚回到家，就感到浑身乏力，坐到床上便躺下。敏江问她：“是开夜车累了吧？没有什么，睡一会就好了。不过，要是病了就麻烦了；你姑姑到我们家来吃饭哩！”幸子一听，马上从床上跳了下来，“真的？”

傍晚，大岛茂领着理惠走进家门，理惠站在门口打量着这幢漂亮的房子，赞不绝口，却没有立即走进去。敏江听到是理惠来了，便打开门欢迎：“快请进吧！”大岛茂也一个劲地催理惠进屋。

理惠在哥哥和嫂子的催促下走进了房间，理惠说：“请原谅，突然来打扰你们……”敏江马上说：“哪里，你能来我们真太高兴了。”大岛茂也许太兴奋了，打断了他们的寒暄，说：“行啦，别客套了。来，幸子，这就是你的崇拜者巴黎姑姑。”幸子向理惠深深地鞠了一躬说：“您好，姑姑！”

理惠望着幸子，思绪万千：“啊，你好，想不到长得这么大了……”

大岛茂和敏江领着理惠去看摆设，幸子的眼睛不停地盯着理惠，心里涌出了一串问题：为什么姑姑要到巴黎生活？为什么这么久才回来一次？为什么那时她这么年青就有那么大的魄力？为什么……

吃饭的时候，敏江突然发现幸子还没说过一句话，便对她说：“幸子，你不对姑姑说几句话吗？”

大岛茂说：“对啊，来，快说点什么吧，不用怕羞！”

幸子被爸爸这一说，真的有点不好意思了。还是理惠先对幸子说：“幸子，嗯，我记得你描写的巴黎真动人，就是

我这个老巴黎也写不出那么生动。”

幸子的脸一下子红了，“哟，那只是我……不，请不要在这里说……”

大岛茂忙问，“什么事？谈什么？”

理惠冲着幸子一笑，对大岛茂说：“前些时，幸子给我的信里，描写了巴黎的风光，当然是她心目中的巴黎。来，幸子，把你的续篇念给大家听听好吗？”

幸子说：“好的，不过，在爸爸妈妈面前可不好意思，等一会你到我房间来好吗？姑姑，我有好多东西让你看呢！”理惠说：“好的。”

在幸子房里，她取出了一本画册，上面画满了幸子想象中的巴黎风光，理惠边看边赞：“好极了，这就是你的巴黎！”幸子点点头，理惠把画册合起，眯上眼睛，抑扬顿挫地朗诵起来：“塞纳河，少女的爱，青春的梦，天下游子渴望的圣泉，在巴黎的晴空下波光轻柔，向远方蜿蜒……我兴之所至，漫步长街，低垂的夜幕遮掩了大人的世界……我来到高丘，凝神作画，过往的巴黎人，热情的问候，素白的画布，鲜红的颜料；今天我是巴黎的画家……小巷幽雅僻静，令人无限神往，狭小的古董店，蜷缩在坡道旁，精致的小花瓶，遗忘在货架上，这是我的发现，定要永远珍藏。”

幸子睁大眼睛望着姑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啊……姑姑，您怎么把我的信都背下来了？……不过，您可别笑话我写这些啊！”

理惠摸摸幸子的头，说：“怎么会笑你呢？幸子真有诗人的气质，感觉细腻而又清新。……可是，我没给你回信，你要原谅我，我最怕写信了。”